杂谈｜学校内的阶级斗争

文｜椎名浅羽

二次修改|暗流公社

提案，关于学生与教育之间的阶级矛盾的关系

我建议把这部分分作为两个视频，一部分是阐述学生与老师之间被物化了的关系，另一部分则是阐述学生与学校，学校与市场之间的矛盾关系

关于配图和视频，我认为可以多找一些社会上关于学生与学校之间的事故矛盾作为背景板

师生，物化，人权，职场（上）

我们常常说一个国家的未来首先要依靠民族素质和科技水平的提高而不仅仅是依靠现有的物产,而民族素质科技水平的提高离不开教育事业的发展。因此“学校”在许多人眼里，原本是一个学生接受知识改变命运的场所与平台，人们常常都说读书是成本最小的、可以改变穷人命运的光明大道，所以不但是对于国家的未来以及个人的前途，学校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社会机构，但是最近的一个拜金老师所说的话，却又好似戳破了这个假象，学校这个形象，仿佛一夜之间就被打下了地狱，成了金钱攀比、师生冲突频发的矛盾结合体，而衡水模式更是将这个矛盾集合体进一步演变成为了应试机器加工的生产车间。这样我们不禁思考，为什么学校会变成这个样子？

学校的矛盾冲突问题，由来已久，我们回首过去，这样的矛盾似乎都是普遍存在，并且愈演愈烈，不仅新闻上经常能够看见学生抑郁自杀堕落的新闻发生，就连在我们身边，也能够深刻的感受到，学生之间的霸凌，老师之间的漠视，盲目的分数上的追求等等。但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事物的内在总是存在着矛盾，而矛盾又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想要解决问题，就必须要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透过现象去看本质才能够解决问题。

想要确切的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得找出构成问题的主体——“学生”与“老师”、“学校”

学生（这里所说的学生，只包括高中及以下，大学生后文会单独论述）是从属于家庭这一基本社会组织的，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在学校基本不参与生产劳动，维持他们基本生存需要的生活资料是从家庭中一定程度（即其父母、家属通过劳动换取的工资多少的这一程度）按需分配的。学生的生活条件好坏与学生是否了解白菜几角几分与四路车经过哪处街道并无太多直接联系。因为不参与劳动，没有进入生产领域，所以就无从提起雇佣劳动，更无从谈起剥削与被剥削了，学生不参与劳动，因此也就不能说这些学生属于哪个阶级，学生是无法区分阶级的。当然，也有部分学生利用寒暑假打零工，或者自己通过画画、做视频、微商等技能赚外快，也有少数的学生可能早在高中、初中就有了自己的公司，但这些特殊情况所划分的阶级，都不是因学校而生的，毕竟不会有学生会（学校也不会允许）以盈利为目的的在学校内从事商业活动，也不会有学生在校内被人雇佣或雇佣别人。即使实现了经济独立的学生，在社会分工中成为了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但这也和学校内部的问题关系不大。

我们常常听过许多关于学校的抱怨，教学环境越来越浮躁亦或者是学校生产考试机器的工厂，但是至于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感觉，又往往回答不上来，这是因为我们在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学校社会环境割裂开来看看待的，而不是作为一个整体，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认为，教育目的并不是天才的教育家头脑中所臆造出来的，也不是自发的凭空捏造出来的；教育目的是客观存在的东西，是一定社会关系或经济基础的产物。

因此，学校教育的目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就有着不同的教育目的。所以私有制下，私立学校的目的是盈利，不必多说。而公立学校则为了应对由私有制带来的竞争，市场大环境带来的资金问题、资源问题等等，也必须为了教育指标（如初中升高中的比例、一本率等等）、重点称号（省重点、市重点、文明校园）等所奋斗、努力，并且常常这种荣誉和生源质量挂钩，最终反映到教师、校长的工资和职称、晋升上，并且为了能够最大化的提升学生应试能力，在教师资源有限的前提下，采取了通过题海战术和高压的低成本的学习环境，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应试教育生产车间。

这一切所导致的后果便是，教育不再是目的，而成为了谋取利益的手段，成为了职称评比、涨工资、晋升的手段，甚至是提升政绩的手段，利用教育提高城市地位的手段，进而使省市级干部获利的手段。

所以在面对市场牟利追逐应试的社会情况下，学校不管是为了什么，总之它不再是为了教育了。

这种目的与手段的分裂，是当前学校问题的根本原因。一切的学校不合理制度和高压态势，种种问题的掣肘，都以这一问题为根基，这个问题是病灶所在。用生产的角度看学校。教师的身份类似流水线上的雇佣劳动者，教室、宿舍，食堂类似于工厂的厂房，施工区，黑板、教具、粉笔、多媒体等教具，实际上都是燃料，机器之类的生产资料，教师受雇于学校，为私立的校长、老板或者是为教育系统官僚而劳动，因此教师所扮演的是教育产业之中的无产者，而校长等管理层则扮演的是所谓资产阶级。

诶？学生呢？

其实真相在此刻已经明了，教师所充当的，是教育流水线上的“工人”，即无产阶级，只不过这种类型的工人的劳动形式是特别的，是通过讲课、讲解教书育人这样的劳动来获得生活资料和工资。至于学生，其实是“原材料”。教师通过对学生施加劳动，从而获得工资，获得工资的多少，能否晋升，就是学生的成绩，确定原材料加工后的成色。

这其实和工厂是一样的，工人制造商品，老板给工人发工资，发工资多少有无奖金，工人能否晋升车间主任，就看制造商品的数量和质量。

因此，学生实际上，是类似大理石、螺丝钉、电子元器件一样的一种劳动对象，一种原材料，于是在这种被物化了的师生关系当中，教师利用教具和课本将知识的螺丝钉一点一点地在学生的脑袋里面拧紧，产出的产品，有“985”“211”这种上等货，也有“辍学”这种劣质货，借此来赚取工资，在这样的生产过程当中，教师没必要太过在乎学生的个人感受，只需要保证成绩不会下跌就做够了，而学生也只需服从课本上的知识和老师的教纲。课本有重点，试卷有考点，因此，在这种教育关系当中，知识似乎也不是用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而仅仅只是为了成绩和升学。学生们中间有个笑话：政治课本的唯一用途就是让学生讨厌政治。正是这个道理。

问题在于，大理石、螺丝钉、电子元器件都是死物，无论如何劳动、蹂躏实际上都不会有严重的后果，那毕竟是死的物。而学生不一样，学生是人，利用扳手和螺丝刀让他将知识囫囵镶在身上是不可能的，之所以做这样的对比，是因为在这之中，学生作为人被异化为了原材料，异化为了死的物。所以，学生在学校真正拥有的，是物权，而不是人权。当然也不排除部分教师负责任，被学生所爱戴，但真正的普遍现象却是无论教师还是校长，都巴不得学生像大理石一样，一声不吭，默默接受改造和雕刻，直到被塑造成自己想要的形状。但学生毕竟是人，所以很多对付大理石的手段，就不能全部放到学生身上，但相比其他手段，在应试教育这个情况下，并不需要学生有太多的个人思考和特长能力，因此还是流水线式教育学生效率更高，成本更低，因为教育不再是为了教育，而是为了追逐分数上的高低，所以，学校仅需维持学生最低限度的生存条件，其他的方方面面，一律当成大理石来对付就好。农场只需要考虑如何将肉畜喂养得白白胖胖，于是出现了填鸭式喂食，与此相对应的，学校也出现了填鸭式教育，后来，农场需要肉类新鲜紧致，于是出现了散养，人性化饲养，与此相对应的，教育行业也出现了素质教育，快乐教育等。须知，无论鸡鸭狗彘们被喂养的多么舒服，他们的定位也始终没有超过“物”的范畴过

说到这里，我们也大概能够明白，学生与老师之间的关系，在这样的模式之下，早已不是学习与教授的关系了，更多时候往往是敌人对待敌人的关系，老师的任务是如何训练出更好更强的应试

机器，但是这种教学方式是反人类的，不但老师个人的精力却有限，只能通过如流水账做题等等流水线式的教育模式，以应对考试的那些偏题怪题，而学生在面对这种被物化抹杀个性的教学关系当中也只能用一种极为消极的方式去反抗，比如应付作业应付老师，因为在这种模式化的教育方式当中，学生的天性受到了极大的压制还否认了个人的成长和思考，只需你作为一个满脑子都是考点重点的应试机器，而学校却不管这么多，他们只需要保证升学率和表面上的应对上级的工作，只需要思考如何用最节省成本的方式提高效率，并且为了谋利，优等生往往可以收到更多的关注、家境优渥的学生往往能受到更多的偏袒，在这里前提下那种拜金主义的教师出现也似乎显得更为合理化了。

也正因为如此，学校才会搜身、破坏学生的隐私，侵犯学生的个人财产，镇压学生的思考与思想等等，因为你只是物，而不是人。

资本，个性，压迫，教育（下）

教育私有化(privatization of education)是指原本由政府、公告机构、公共组织承担的教育职能和服务，包括学校投资、教学活动、学校资产、生活服务(交通接送、餐饮、安全等)转向私人集团、私人机构或个体的过程。也就是使得原本由政府承担的学校教学办学任务移交到了个人私有资本的手里。

近年来，随着教育私有化浪潮的高涨，围绕办学中私有化因素的辩论也十分激烈。一些人认为，这仅意味着家长在教育投资中角色的加强，因此其具有潜在负面的含义:它将增加家庭教育支出的份额，扩大教育的不平等，或隐性或明显的通过不公平的教学资源分配筑起了阶级分化的壁垒，加速了社会的贫富分化，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的激化；另一些人则强调其积极的作用，私有化能极大地开发并有效地利用更多的教育资源，给家长提供更多的自由择校空间，可更灵活地经营教育，从而提高教育质量。

但是分析事物时，若是不能做到透过表象看本质，就不能称得上是客观，我们不妨把眼光放回到1980年，那年，国家设立了深圳经济特区，并且在1984年至1985年逐步建立了珠三角经济特区，一直到1999年，逐步完成了整个改革开放的外资引进市场改革的步骤，面对这片尚且一片空白没有形成较大的资本寡头的市场，无论是对于外资还是国内资本来说，无异于当时西方发现了黄金大陆，而19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获取了高等教育文凭的人才，则成就了平民当中获取到了改革红利的那一群人，而他们也的确形成了现如今构成中等收入人群中等中的绝大多数，但是这么一群人，他们一路依靠自己的学习与奋斗走到了今天，他们没有自己的资本，大多数仅通过高薪的工作维持着高收入，一旦失去工作，或者遭遇到困难病痛，就会立马跌落进贫苦与债务的泥潭，抗风险能力相对于那些坐拥雄厚资本的人民富豪而言不值一提，随时都在做上升下落运动，因此他们自然是不想自己的后代重新回到社会最底层当中当泥腿子，因此可以看得出他们是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中最焦虑的这么一群人，他们只能从社会当中寻找能够筑起自身的壁垒的机会，以保证自己的后代能够顺利的维持中等收入人群这个阶层甚至能够更进一步，而通过自身高收入来获取更多教学资源，通过各种才艺竞赛来提高高考的门槛，而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由于国内的教育基本都是公办的学校，对于教育这块市场基本是一片空白，教育投资的经济回报率上升快、周期短、而且对于各种才艺外语等培训的方面的投资更是收益巨大，这对于追求利益的人民企业家而言，这是一块尚未被任何人开发的黄金宝地，是一块足以令其疯狂的肥肉，而且对于国家而言，维持大量公办学校意味着巨额的税收财务开支。凡此种种，无论是资本或者拥有一定收入的家庭均表现为超额的教育需求，对现行的教育体制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在公立学校体制无力应付的情况下，私有化教育的萌生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但根据列宁-阿尔都塞的学校机器理论，学校是阶级再生产的场所，通过学校这一机构决定学生离开学校后成为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有钱人上好学校，没钱人只能被学校挑，无产阶级子女最终集中的去教育质量相对不高的学校，资产阶级子女最终集中的去质量相对高的学校。

但是在我国，无论是资产阶级子女集中的学校还是无产阶级子女集中的学校，两类学校是一视同仁的平等的压迫学生，因为只看分数。（本视频排除大学顶替，走后台关系等特色现象）

我国情况还算稍微好一点，因为教育公有仍然是大头，划片上学（但也出现了学区房，花钱占领优势学校周围房源，从而实现了资产阶级用钱间接换取教育质量的目的），应试教育。

这也就是为什么一部分人反对将美术，音乐等艺术类学科算作衡量分数的标准，因为这些可以用钱砸出来（花高价钱给孩子报艺术班，买先进的乐器和绘画工具锻炼），而无产阶级家庭有的可能连乐器之类都买不起，更不用提练习进步。这样做只会为资产阶级用钱换取教育质量特权提供可乘之机。

尽管教育私有化可以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但大量贫困家庭已经没有能力支付日益增长的高额学费。在低、中等教育阶段,高额的学费将增加社会中、低阶层的压力,将会给孤寡或多子的家庭以毁灭性的打击,这反过来又影响了教育的平等。换句话讲，这将导致贫困学生人学率的下降，辍学率升高，因此加速了社会的阶级分化，使得穷人更穷,富人更富。

教育机会的获得并不仅仅由投人的经费来决定,也不单纯由天资和能力决定,教育机会的不平等被认为是社会不稳定的表现。教育机会平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公平、平等的追求。因此,成本回收和成本分担工具扩大了社会中、上阶层之间人才流动的可能性,加剧了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目前经济增长减慢,政府也无力在不发达地区进行更多的教育投资,这种恶性循环剥夺了更多的穷人的受教育机会，不管怎么说对于教育隐形的壁垒早已筑起，而高考这根独木桥也将会逐步被垄断到社会上少数人的手里。

让我们将话题转回到物化上面来吧，我国的应试教育虽然减少了阶级压迫，并且给予了中下层民众通过教育来实现阶级跳跃的希望，但却通过把教育质量量化为分数指标等等的方式，通过私有+行政的方式，把学生都变成了连人都不如的原材料，并没有像列宁妻子，苏联著名教育家克鲁普斯卡娅所设想的一样，削减了阶级压迫后，使教育的目的重新变回教育，教育还是被异化的，且是比阶级分化更为严重的异化。所有的学生连人都不是，只是流水线那头有待加工的死物。

若是片面地关注这一点，甚至所谓素质教育在这方面优越性还比较高，至少，花点钱就能让学生获得人权，还能让学生在一天的大多数时间内能够被当作一个人来对待。这真是莫大的讽刺和荒唐。

因此，学生成为了一个新的非阶级的共同利益群体，即作为原材料和劳动对象的共同性质，使他们团结起来。大量的学生维权也就应运而生。学校内的阶级斗争是存在于教师和学校管理层之间的，因为教师作为劳动者也被压迫，并不得不因此去压迫学生。这对于教师，是加重了工作负担，对于学生，则是承担更严重的物化，因此学生的斗争矛头，也往往指向整个学校而不是某个教师。

大学原本也面临这个问题，但大学中，公立高等教育占据绝对优势，教育质量没的说，并且随着2010年以后逐步的对高校去行政化，使高等教育得以一定程度上正本清源，但是高等教育前和高等教育的这种剧烈反差，造成了大量小镇做题家在进入大学后的迷茫和无所适从。他们对自己想要干什么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他们失去了方向。人生的方向失掉了。人生的方向明确却不知如何前进。知道如何前进，但长路漫漫，望不到尽头。这三种绝望的根源大概正是大学前教育异化的后遗症，再加之大学内部新的压迫形式以及可跻而望见的未来，共同影响了2020年轻生学生的人数。思考的本质却是否定和质疑，但高等教育前，学校工厂一般的压迫，作为意识形态机器的洗脑、规训、灌输，却磨灭了学生作为人的思考能力。学校一味的强制性让学生逆来顺受，并且采取精神规训，如儒家文化、国学感恩、狼性集体精神、军训纪律精神、挑拨学生关系（举报有奖）、为了高分为了你自己好为了前途等方式使学生的认知被麻痹，并且还会引起学生本能的排斥物化的反应，然后又通过硬性的如处分纪律等强制手段辅助，实现精神和权力上的双重规训。

这种流水线式教育，实质上是基于人作为劳动力是商品的本质基础上，为社会提供劳动力商品的工厂和机构。教育系统内，是这样异化，教育系统本身，又是被异化的，使学生就算不至于被压迫身心崩溃，但也是没有反叛思考能力的，也是在哲学意义上的死亡的人，就如福柯所说，人已死。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无产阶级家庭的学生是预备的工人，学校不止是一种工厂式的，直接就盈利的产业，学校是为了未来资本家能够得到能够操控机器，有知识水平（不得不有，没有就无法工作，没有就不是合格的劳动力）的劳动力而工作，一种不得不投在无产阶级上的投资，是为了得到最低限度的能够供剥削的劳动力而投入的。

另外由于生产过程中并不需要所有劳动力都是高学历，高素质，不同岗位所需要的劳动力不同，因此为了节约成本，教育系统便会按照一定比例将劳动力按照知识水平分为如小学，初中，高中，大专，本科，技校等不同等级。毕竟，如今大部分劳动力必须有点知识基础，不然可能连操控说明书都看不懂。而物理学家和农业机械工程师所需的知识类型，知识水平也有不同。既然只有百分之十的岗位需要高等人才，那我为什么要花巨额成本使其他百分之九十接受高等教育呢

在一个梦幻般的世界里，一群天真善良的孩子得知，名为资本的怪物想要吞噬他们的血肉时，他们与学校斗智斗勇，最终逃往了没有物化的新天地......

我一直将《约定的梦幻岛》这部动漫当作一篇优秀的反物化作品，毕竟，换个角度看问题，总会收获意外的惊喜。